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稞文二

德清俞樾

吳母朱太夫人八十壽序

帝同治之七年夏五月甲申平齋觀察吳雲于吳門廡廬躬率子若弟爲母太夫人壽是歲太夫人行年八十矣觀察將饌肥鱸以甘之鏗金絲以樂之勾合僚友若姻婭若鄉人士君子爲酒食以張之太夫人曰雲汝來前自吾爲汝家婦汝藐焉始孩俄而遊先資收之變吾惇惇撫爾曹以成立以有室家茲維疇哉爾服官於吳乃克敏克敬克廉以能雖未究厥志吾心快焉今爾子

又成進士釋褐衣而來乘鞭而收于茲尚克堪賡續爾
未究之志以無負老婦之教其何樂如之鐘鼓云乎玉
帛云乎太夫人曰雲吾行年八十矣無德以詒汝惟守
老氏之教曰儉曰慈吾肉視菴而酒視漿吾布衣而練
裳吾惟三黨之不能胥匡是用惶惶今爾芬芬爾今爾
芸芸爾惟吾一人是樂是娛是重吾不德也甚無謂甚
勿取太夫人曰雲以 國步之孔艱也戎事之未大集
也物力之誦也民生之曠也吾老婆婦不緝是恤而私
憂之念

兩宮皇太后以神聖女母天下卑宮惡
衣蚤朝晏退不遑自暇逸近臣盡規猶懼侈心之易萌

請去奢行儉法殷殷庚老婦何人其敢耽一日之樂于
是觀察奉命悚懼退而告其友俞樾曰樾吾聞之酒食
之必芬不如君子之文金石之鏗鏘不如君子之章吾
子其出一言爲太夫人壽乎樾曰雲此若言非吾之所
克當也雖然吾欽太夫人之善教也又嘉吾子之不口
體是養而養志也請爲頌辭垂曜億齡頌曰

懃歟壽母德孔嘉分媿媿北堂垂令儀兮輔相君子肅
以和兮厥子克家有守爲兮施于有政民曰宜兮子又
有孫樹旌靡兮咸秉母教無忒差兮宜百斯歲筭六珈
兮如彼南山長我我兮百爾君子聽我歌兮

汪小樵五十壽序

余自束髮出游所交海內賢士大夫得之新安汪氏者尤多其羣從昆弟接芬錯芳指不勝屈亂離以後故交落落如晨星曩時文酒讌游之樂曠如隔世而小樵腐吳下適余主講紫陽復得與之相見叙三十年契闊蓋亦幸矣雖然余始與君相見也在武林旅次君甫應童子試受知于吳崧甫前輩入錢唐學補博士弟子員乃至同治三年余膺天津有汪子柳門欸吾門而來謁卽君之長子也問之已舉于京兆歌鹿鳴之三章矣其明年柳門又來具白束布紅氍循芸館舊章以後進禮見

則已成進士入詞林矣嗟乎余始識君子應童子試時
而今乃見其子之成進士入詞林此數十年中人事變
遷何可勝道而君之齒亦已五十矣柳門徧乞其諸同
年之文爲君壽以余與君總角交必欲得余一言爲君
侑一觴余惟君天性之篤厚學行之純粹諸君子之文
則旣詳言之矣余又何言哉無已請卽諸君子之言而
更實之今夫造物者不妄以福澤予人而科第尤甚君
家號素封百餘年矣登科第者未之有然皆份份儒雅
樂善好施識者知其後之必大道光咸豐以來果以文
學崛起列賢書者四人成進士者二人而翔步玉堂膺

清華之選者尙止柳門一人非君積累之厚何以得此
然則諸君子之言信而不徵矣柳門學優而才贍他日
輜軒旌節敷歷中外未可限量君拜紫泥之誥享黃
髮之壽由六七寸以至期頤諸君子必更有以壽君余
必更有以實之君指示孫曾曰此吾應童子試時老友
也亦足掀髯而一笑矣

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嘗讀唐書李光弼傳稱其沈鷺有守賞信罰明有古名
將風與郭子儀齊名封臨淮郡王弟光進封武威郡王
兄弟兩郡王可謂盛矣而其母韓國太夫人亦姓李氏

史不詳其本末世無得而稱焉若李太夫人之歸贈光祿大夫李公則以光祿公本姓許氏故與李氏得通婚姻世徒見其與韓國太夫人事同而其嗣君小荃中丞暨大學士肅毅伯少荃制府赫然稱中興元功亦與臨淮兄弟同遂以韓國爲比竊嘗緣而論之則有過之者四焉韓國雖膺寵名封大國然其行事無間太夫人明詩習禮淑慎其儀事舅姑孝遇娣姒和撫兄弟子女慈教子女嚴而有法御臧獲侮爾寬而有制一門百口無閒言光祿公以名進其官比部郎每得壺內助焉嘗以鄉人士君子應公車徵入春明門靡所止息謀所以

館之又謀小地郊垆瘞鄉人之不獲歸骨者一事皆躬始費不訾太夫人脫簪珥助事乃集至今廬鳳之人至京師者謚思弗哀視韓國之無一事可傳者異矣此其過之者一臨淮之父名楷洛諡忠烈官左羽林大將軍擊吐番還卒于道未聞韓國勉諸子以必成父志也光祿公以咸豐間奉命練鄉兵捍桑梓親教士卒以贏越句卒搏力之法天不假年未究厥勲太夫人撫巾丞昆仲而恣慤之曰爾父未竟之志其在爾曹乎咸奉教惟謹用是投袂而起誅盪齒而殺九嬰繳大風而射十日乾清坤夷東南底平太夫人之教也此其過之者二

唐書雖以李郭並稱然收兩京殪元惡皆出汾陽而臨
淮若少遜焉中丞昆仲則不然方江浙之淪于賊也肅
毅伯首以舟師浮海至滬瀆水則宏舸連舳巨艦接艦
陸則激矢重飛礮石雷駭千里之內旂旗相望桴鼓一
震而姑蘇之臺無糜鹿矣由是麗穴之在金陵者風至
芻折莫能自固而浙西之賊亦悽遽睽陽禽僵而獸斃
靡城擄邑若振槁若撥蠹然後移旌北指而向之趨趨
羸櫛爭爲梟雄者莫不狼跋乎絃中魂褫氣懾而自踢
歛銷羨息燧歸報

天子

兩宮慰勞舉朝誠

和蓋勳業之隆軼臨淮遠矣當是時中丞方節制全楚

旋移撫吾新舉悚悚黔首而衽之席之饘粥之大亂之
後民獲再生彼臨淮兄弟有武略而無文治方此何如
也此其過之者三且臨淮雖兄弟並王此外無所見今
中丞與肅毅伯熙天耀日之功旋乾轉坤之略固已震
古鑠今彪蔚一時而觀察都轉諸公亦爭自底厲以成
功名左麟右鳳前輝後光何其偉歟又光弼惟一子曰
彙光進二子曰節曰制今太夫人有孫十五人矣他日
文通武達各紹父業以光輔 熙朝景運重侯累相其
可量乎此其過之者四執是四端而論太夫人之與韓
國雖姓氏偶同而實非韓國所可比擬也歲在祝犁大

芒落罔如之月太夫人行年七十矣維時中丞之婁吾
浙將及一狶政修而事舉吏肅而民和咸願獻一言爲
壽越於肅毅伯爲詞館後輩而倅與同舉於鄉得託年
家子之末又辱承中丞知愛故不敢以不文辭而又不
敢以常詞進輒抒所見如此淇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
超踰唐代而中丞昆仲諸公豐功偉烈亦度越臨淮然
則太夫人曼福綽齡必遠過韓國從可知矣

其二

爲江蘇府縣作

夫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龍驤雲起垂竹帛而勒盤
盂揆厥所元蓋必有繇矣何者有丸熊之母而後有柳

仲郢之文學有封解之母而後有陶士行之勛業自古
名臣得之母教者十而八九譬猶珠生于赤野玉出于
禺氏世徒欽其符采之彪蔚而不知其醞積之深厚未
足以品連城論照乘也歲在祝犁大芒落圍如之月爲
李太夫人七十覽揆之辰維時小荃中丞方開府浙中
而少荃相國以參知政事節制全楚觀察都轉諸公亦
皆鴻軒鳳舉極一時之盛門望爲海內甲于時賢士大
夫游鳴珂之里登戲綵之堂莫不願獻一言爲太夫人
壽然而玉笈金箱之記翠嬀元扈之冊固有識者之所
嚮鄰何足以侑春酒啟慈顏乎且夫積厚者流光本大

者葉茂太夫人以此曼齡紉福者固自有在請得揚挖而陳之惟太夫人生而淑慎明詩習禮有古女士風侍御公以名進士官比部郎白雲一司頌明允焉是攝是贊太夫人實左右之內言不出世無得而稱稱其小小者侍御公嘗以鄉人士君子應公車徵入春明門靡所止息謀以館館之而事出勦造厥費不貲太夫人脫簪珥爲助乃輒厥成藥房非屢罔不貯飾迄今其鄉人至京師者誦思弗衰已而侍御公奉命集鄉兵捍桑梓親教士卒以搏力何卒羸越之法鷓然成一軍天不假年未就厥勛太夫人撫中丞昆仲而敦悞之曰爾父未

竟之志其在爾曹乎常是時羣盜羸賊麤商幾半天下
封狐雄虺磨牙而爭之所過無完郭惓惓黔首鷹隼鷙
視不逞啟處 聖上視民如傷聽朝不怡中丞昆仲

諸公感 國步之孔艱也民生之日以蹙也 天子

憂民之勤與慈母拳拳之意不可負也用是投袂而起
誓將緘大風於青邱之澤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然後可
以上報 主知下紹先志兢兢相公首以舟師遵海

而至滬瀆樓船萬艘千里相望長轂殷野高旗聳雲不
踰一稊而宵臺糜鹿掃盪無遺浙西蠲賊陰隲奔觸其
增巢窟穴之在金陵者亦翦焉傾覆風從雲合東南遂

平於是移旌北指而向之。虬龍紛爭爲梟雄者靡不
鳥驚獸駭。脫角挫脰。譬之猶舉炎火以熯蜚蓬。傾滄海
以沃燧炭。帝川嘉焉。爰錫之金策。登之鼎輔。中興
元功。莫之與侑。太夫人相家門之鼎盛。喜先志之獲疇。
其亦爲之加一膳進一觴乎。夫以熙天躍日之功。旋乾
轉坤之略。赫濯若此。彼封鮮丸熊之瓊瓊。不足云矣。其
在詩曰。濟濟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此見
我國家與天合靈符。故篤生將相。交通武選。翠于一
門。爲亘古盛事也。又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此見中丞昆仲諸公。奉太夫人之教。爭自

底厲以成豐功偉業流福祚于無窮也某等雖不足以
窺測萬一而受相國知遇最深故不敢以常詞進而敬
爲太夫人誦詩焉若夫陶陵之頌眉壽無害之詞則又
比之虛車例之輦輿不足以陳于此矣

朱久香前輩七十壽序

伊緝顯螭昭明之世必有敦龐耆艾之臣如古所稱學
爲儒宗行爲士表者立朝則建忠勳之謀居家則著肅
穆之行俾庶士悅雍同僚服德以增邦家之重而爲朝
野所宗是故喬木非難世臣爲難白珩非寶良臣是寶
凡伯家父大雅舊人春秋貴之規範梁模夔式斯在者

年齒齒光容有輝今於久香先生見之矣先生童咳多
奇仰綜甄執孝弟淵懿形于岐嶷嘗以冬日從女兒食
時當沍寒薦用鏗鈹啟之鬻然有餽其香迨惟聖善連
如輟食家人異焉厥後官禁近侍講嶷興言將父投牒
遄歸或勸徐之九棘可至弗顧也咸豐初以內閣學士
攝工部侍郎危言讜論有史魚如矢之直 朝章國典
有世叔討論之功海內士仁馳思叩歎謂常鷹緹職位
鼎足俄以母疾請終養蓋明發之懷老而彌篤陳情之
章匪一而再孝乎惟孝足以風矣先生學有本原閩中
肆外攜翰著作超踰等倫嘗與許溟生戴鹿林兩先生

同被 恩命賦詩 內廷由是承 天寵握文衡凡分
校禮闈者一充朝考閱卷官者一視學者再莘莘士子
納我鎔範祈祈生徒致之靡泮帥禮蹈仁所在祇肅素
綵羔羊藐然高厲經臨亭傳不自表襮空輿輕騎翩如
其來雖亭公負參候人荷戈循塗偵伺或不知爲使者
冠蓋也家故清貧自奉尤儉澣衣濯冠菜羹蔬食奉錢
所入自遠祖以下祭田之已失者復之不足者益之又
置義田建義莊以贍族人矜孤頤老惟力是視居鄉不
與外事而民之休戚時之利弊則必以告劉勝寒蟬君
子無取焉道光二十有二年邑有崔符之盜告之方伯

穢厥魁事乃定越十有餘歲而亂又作以減田租號于
衆衆惑之有謝敬者以搏力之法衛鄉里當事者誅
敬以謝賊先生曰是爲賊殺民也力言敬可用當事者
始不聽後不得已從先生之言以賊事而反以不早解
散爲先生咎先生卷舒委隨亦無悶也中興伊始公道
章明先生靡而復起行且大用矣乃安徽學政報滿卽
疏請歸省先人邱隴旋以足疾乞休度門却掃縣興養
神鍾美積德克昌厥後天降雄彥萃于一門有丈夫子
三咸壞委琦行有聞於時次君接武玉堂後先輝映海
內榮之今歲先生行年七十矣仲冬初吉諸子將奉觴

上壽而屬越以一言爲之侑竊惟先生自道光屠維赤
奮若以第三人入詞館越至于今稽蓬萊之籍二十有
一科矣魯國靈光望之歸然乃歐陽子所謂邦家之光
非閭里之榮也越五十無聞不植將落小言詹詹奚足
爲先生重乎顧念諸君子諉諂之意不敢以固陋爲辭
乃誦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敬以爲先生壽又誦詩
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并以爲諸君子頌也
曾滌生相侯六十壽序

帝同治之九年曾相會公移畿垣之節再竦兩江大江
河北侯福貞貞兒童識司馬走卒知君實喜色相告望

若雲霓惟時公行年六十矣歐陽夫人少于公者五歲
五十而有五節堂之上敬集襪翔天子下璽書發
輶傳嘉錫便蕃優禮隆密所以褒茂庸示異數也禮也
于是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布衣韋帶之士莫不願進一
詞爲壽樾西浙之鄙儒也聞見福僮語言樸陋尙奚云
哉顧樾嘗從公游與聞緒論以爲三代以下魁士名人
指不勝屈然以德行而兼政事可以副古大臣之稱者
四人而已曰諸葛孔明曰陸敬輿曰范希文曰司馬君
實之四賢者公平日所嚮往者也竊以四賢之行事而
考之今公殆兼有其長而去其短者乎諸葛孔明治國

之才管仲子產之流亞乃得荊州形勝之地而不能
終爲吳有徘徊散關斜谷之間爲司馬宣王所拒迨循
而坐困豈天之棄漢乎抑將略果非所長乎公當咸豐
初以侍郎家居時粵賊爲封狐雄虺荐食東南爰奮于
墨經之中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樓船萬艘千里相望旣
克武漢順流而東陸衝以攻渠嶺以守批亢擣虛多壘
雲徹不數年間向之颼颼紛紛爭爲長雄者咸爲僵而
獸斃金陵爲賊增巢窟穴之所一舉而空之若傾滄海
而沃燧炭常陽之雜因以耆定是公之英武過於武侯
也陸宣公仕德宗朝多所匡贊讀其奏議曲而中微而

達所論邊事動合機宜然德宗不能盡用故託之空言而已公則不然

文廟之始制極也銳意求治公

已山翰林躋卿貳屢奏封事言朝政得失天下傳誦有宣公之風

文廟皆虛已聽之及至躬履行間英

風外發景思內昭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自中興以來言節制之師首推楚軍寸符尺籍皆公手定蕭規曹隨至今遵守若漢人用馬將軍故事唐人用英公法也宣公坐論於廟堂而公折衝於疆場是公之謀略過於宣公也范希文司馬君實皆宋賢相然有宋一代士大夫好以議論相高故希文任西事與韓魏公齟齬而司馬公

論役法亦與諸賢不合卒爲小人所乘公豁達大度含
囊萬物天下之士有一藝者雲集而景附公量能而使
之取節而用之履屐之間各得其任故能動如雷電發
如風雨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廓清江左爰至於河朔

朝廷倚公重凡有大議輒就幕府取決焉讚雲雷之業
佐密勿之謀異日處中當軸秉國之鈞旋乾轉坤光融
天下珍禕懃鑠與閔天散宜生比烈矣是公之相業過
于范文正司馬文正也夫此四賢者耀華名于玉牒勒
鴻伐于金冊稱譽葉詔至今不休萬世仰望若神人然
而公又兼有其長而亦其短是

天之篤祐我

聖清聚千載昆侖命旁薄之氣鍾之于一人以消百六陽
九之阨運而開泰元神筭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也然則
曼福紛齡豈有量歟懋以不才挂名門下士之末宜躋
公之堂奉兕觥介麋壽以方主西湖話經精舍講席不
獲乘下澤車北來不勝區區之意謹以平日所竊聞於
函丈者度長絜短借尙論以進頌禱之詞我公聞之得
無有賜也賢乎之戲乎

其二

爲丁雨生撫部作

同治改元之九歲仁育羣生義征不憚凡猷
猷以次翦除衝柵息而輶軒騁威械藏而俎豆布乾亨

《慶將均禱于九垓

天子穆然深思以爲東南常

羊之維神禹荆揚之域皆公風纏露沐所手定也江南
父老衆潤攸同若漢潁川百姓願復借寇君唐淮南之
民請畱李蔚也乃 詔公移畿疆之節再隸兩江 命
下之日大江南北暢舞暢飛有封公復來之喜而是歲
孟冬之吉適值我公行年六十嵩生嶽降之辰咸舍和
而頌曰文武之佐稽溪蘊玉黃堯舜之臣榮河鏤金版
若我公者恬波于沸海之中靜浸于稽天之下其造福
我蒸黎者清陽而無計量虹洞而無端屋延洪納祉縣
端無疆非其宜歟惟時進中和樂職之章厲眉黎臺駟

之祝者瓌瑋連牀不可以麗計竊以爲兒童識司馬走
卒知君實公之勛名滿天下矣雖復比物荃蓀連類龍
鸞豈足加其毫末哉夫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麗辭
狀物皆其迹也若乃執大同之制訓泰鴻之氣綱紀八
極經緯六合則神明之際可得而言昔在咸豐之初遭
陽九之阨大盜起於潢池虜賊斂裔延易乎東南公先
是已起家詞林歷官卿貳進明臺之議効謬謬之節海
內仰望若神人然旣而憫下民之昏墊感 聖王之
憂勤乃起於墨經躬提幡鼓旗旛首塗八表響振號怒
之旅如虎如螭龍驤鳳矯武義瓊璜雖醜暗宿將莫之

先也剖毫析芒部分如流履履之間各得其任雖飛耳
長目未能逮也用能廓氛江汜恬波海澨玉桴金鐸隨
流而攘麾城擗邑掃清逋殘神鉦一震風雲聽命齊斧
所指野無橫陣地靡嚴城不數年閒而向之左蠻右觸
奮翼鼓獮爭爲長雄者若舉洪爐而燎毛髮磨蕭斧以
伐朝菌雖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未足言其易也論
者以爲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績
以今方古公其當之矣然其敷歷艱難圖維終始長贏
之後隨以孳歛沍陰之極繼以敷榮沈幾先物總達衆
材淵乎深哉精通乎鬼神禱合乎太一豈徒兔起鳧舉

霆碎電射爭一日之長徼一戰之勝哉管子有言聽於
鈔故能聞未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濟故能知未
始公之舉事備此三者故能內熙庶績外總十連輕裘
緩帶不下堂階而吏畏其威士悅其教民歸其德雖跡
弛之士虓虎之將奉令貫行罔不矜飾所臨隸之邦士
女昌逸學校如林柵車鼓笛聞於通衢四方秀艾挾冊
負素諷誦相摩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
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兼而有之其惟公乎夫國家當
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矧我 聖清靈長
之運與天無極而公熙天耀日之功龍文虎武炳煥如

此然則祥圖瑞史豈有量歟當黃扉介壽之時歐陽夫
人五十而晉五莞筵藻席黃髮相莊凡攀飛騰挂羽翼
者莫不拜節樓之前伏狨座之下敬獻一觴稱賤子上
壽日昌素承盼睐受知遇最厚而知公亦最深又幸而
獲與同官江南故不敢以常辭爲侑竊爲誦易林之詞
曰金齒鐵牙壽考宜家請以爲公慶又爲誦元經之詞
曰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瓞弁爲三江之民同慶
也

其二 爲李後荃撫部作

伊古神聖受命自天敦龐而純固永永無極其間崇替

相因文久而息必有茫茫艾艾若將霞隊之虞天子是
又篤生良弼以奠其輅以理其亂用讚雲雷之業而成
泰元神筭億萬齡無疆之休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
歌功事列于雅求之當代其惟我公乎洪惟 聖清

與天合靈符昨之爲神明主經緯六合若泰山而四維
之乃協氣橫流嘔生吹落爰有狹嶽鑿齒之倫起于粵
西今截今壘延易乎常羊之維名都鉅邑咸燒掇而焚
朽之怵怵黔首不遑啟處禽僵而獸斃 天子憫焉

聽朝不台若曰維子內外文武大僚孰能龍驤鳳矯龍
靖神縣揮齊斧而折遐衝當是時公已由詞臣起家游

歷卿貳吐金聲於中朝光名滿天下矣念 聖主憂

民之勤也萌氓之不獲安其生也羣盜如毛而莫之或

難也楨榦芻蕘久而不給于供也乃奮于墨經之中用

搏力句卒之法抗颶虓虎自成一軍舟艦戰馬莫不富

實方其始也羣情猶猶與與難於慮始左書右息亦或

有異同之論公景思內昭英風外發百將一心三軍同

力有冬抱冰夏握火之誠故天助之有握蛇騎虎不避

艱險之志故士歸之剖蒙析芒部分如流千緒萬端罔

有遺漏至於飛艦巨艦竟水浮川鵬舫千般銜尾相望

旣克武漢順流而東是猶韓信之破懸下耿弇之攻祝

阿中興元功始基之矣齊營夷吾有言兵未出境而無
敵者八一聚財二論工三制器四選士五政教六服習
七徧知天下八明於機數公之舉也實備此八者然故
動如雷電發如風雨莫當其前莫蓋其後旗旂首塗則
八表響振戎路載脂則郊壘疊巷衝櫓所臨而萬雉俱
潰恬波于沸海之中靜浸于稽天之下霆砰電射天下
光燭南清江表北至于河朔 帝嘉茂庸特崇徽錫
白茅青箱封以名號之侯金印紫綬任以槐嶽之位于
是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布衣韋帶名人魁士外至開櫓
以東毒靡以西繩行沙度之國風車火徼之民咸轟然

而歎曰若我公者所謂仁愛洽于下信義服鄰國上曉
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者與所
謂言事合機宜風采可畏愛者與行見處中當軸秉國
之鈞含囊萬物塊北無垠豈僅東戡南翦武義瑣瑣爲
足以銘昆吾之治勒景襄之鐘哉公竊畿疆于今三年
政修而事舉吏肅而人和 天子知江南之民思公

深也特 命公再督兩江大江南北喁喁然怨來暮歌

孔運于是公年六十矣歐陽夫人少于公者五歲門望

甲海內勛名動蠻貊 天子下明詔頒珍物上尊之

酒靈壽之杖嘉錫使蕃優禮隆密海內士夫仰下風而

望餘光若升闕里之堂而登龍門之阪瀚章以年家子
出公門下受知遇至深且久自惟昆弟六人皆秉公教
用能邁辰運時粗自樹立又重之以昏姻其曷敢無一
言爲長者壽竊以我公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天旣
使之憂天下之憂亦必使之樂天下之樂是宜登壽車
行福塗瓊以萬吉虹洞無厓他日黃髮皤皤赤舄擊擊
郭汾陽滿中書二十四考房元齡居相位三十二年功
名著于盤盂與 聖清靈長之運同播休美于無窮
則今日之言其猶臺萊之首章乎

張母宋太夫人八十壽序

爲丁雨生撫部作

夫紉翠嫺之策稽槐眉之紀豈聞罕漫世靡得而云也
厥有云者若柳母丸熊陶母封鮓又皆彫琢曼詞擗擗
瑣節曾不足以闕縵齡駢福之所繇奚以焜綠純而耀
彤管楊子不云乎我心孔碩乃後有鏤請爲太夫人舉
其落落大者以俯眉壽之觴惟太夫人乃友山方伯之
壽母也方伯曾陳臬事於粵東旋膺屏藩之寄日昌時
適居鄉託甘棠之下而庇焉側聞方伯金幹玉楨蠲細
舉大先秋霜以宣威後陽春以布化蓋心焉儀之及日
昌奉命撫吳而方伯亦從宦滿移節於是邦晨夕與
共登其堂讀其壺史乃知方伯敦慤中外騰茂而蜚英

明物而瑩功皆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始歸贈公年甫
十有七事繼姑以孝聞又以兄公及叔皆不幸早世撫
其子女不啻己出昔伯魚于兄子之疾一夜卜起史策
傳爲美談得之中閭尤爲僅矣俄而贈公應龍蛇之讖
定黔婁之謚方伯昆仲年未弱冠中人之產廓外而虛
內太夫人豐摯幣腆脩脯聘名師禮賢者命諸子從之
游蚤夜敦樸之使讀先人之書一門之內份如也及方
伯成進士官秋曹太夫人喜先志之克濟嘉方伯之不
負所教而又懼刑名之官非明非允不足以稱厥職乃
訓以治獄之道務在平恕毋以刻爲能聞有所平反輒

欣然加一餐焉已而方伯出守鳳翔惟時回民之羣不逞者方爲封狐雄虺以荐食茲土聲勢沸騰種落煽熾長圍外合濟隧內攻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方伯以十雉之城介重圍之中兵無加衛墉不增築木石將盡樵蘇兼絕乃用墨子備梯突蛾傳之法罟梁棟以礮之實饋甌以偵之焚穢火以薰之凶醜駭而疑懼卒遂遁而引去疆吏以聞天子嘉焉當是時太夫人方就養在塗聞警不進止于晉陽而風語謾言日三四至太夫人曰吾子與城共存亡義也復何恨可念者其民耳風鶴旣靖安車乃來而帝有恩言同日而至方伯由鳳

翔太守拜東西川廉訪使古人超棘之榮不是過也未
入蜀移粵東未踰年遷方伯山是而皖山是而蘇蘇爲
東南大都會財賦甲天下而兵亂以後雕劾殊甚太夫
人每誠方伯以民力未蘇宜休養生息之崇德尚儉以
興政化和毓威恩以移風俗斯言也凡我同官孰不當
書之紳而銘之几歟此太夫人珍稔懿鑠之尤大彰明
者若夫遇三黨以恩御賊而以慈雖貴而衣必澣濯雖
高年而鍼管刀鐸不釋諸手在他人視爲甚難可貴者
固其迢迢者矣上章敦牂之歲太夫人行年八十正月
既望其設帨之辰也方伯龍驤雲起方將搏扶搖而上

而諸子仲仁典簿叔則孝廉季範茂才亦皆負一時之望有孫十三人曾孫二人門望爲海內冠太夫人受紫泥之封享黃兒之壽增始昌而永極長其後福固未可量日昌幸與方伯同官敢進兕觥爲北堂慶而以此言爲之先

錢母胡太淑人八十壽序

嘗讀詩而知周之興也不獨其朝多君子也雖其閭門之中亦皆有士君子之行故在詩曰釐爾女士女士者女而有士行者也中葉以後士大夫家法不能如昔詩人歎焉故在詩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說者謂尹氏吉

氏皆周之貴族思尹吉思周之盛也然則觀世者豈必
觀其大哉入士大夫之家問其閨門之行而時之治亂
世之盛衰可得而知矣越于丁卯之歲薄游金陵于密
吏部以其先文端公直廬問寢圖屬題越爲詩曰猶見
承平舊家法至今尹吉有餘思蓋亦詩人之義也越四
年而于密又以尊慈胡太淑人八十初度屬越以一言
爲壽因歷舉太淑人珍禱懿鏢之行相告越憬然曰此
詩人所謂女士也此卽周之尹氏吉氏也周東遷以後
尹吉餘風不可復見周室亦遂以不振而我 聖清
靈長之運與天無極雖中更離亂而乾嘉以來士大夫

閩門之盛于今未隊東周詩人所慨想而不得見者樾
得而見之而 國家中興之美卽徵之此矣謹按子密
之言太淑人年十八歸贈中議大夫警石先生所居卽
文端舊屋顏曰頤和室侍君姑以孝聞相夫子安貧樂
道無戚戚之容中議公官海寧州校官絕意進取以文
史自娛學舍中一堂二內書籍充棟其殘缺者太淑人
爲補綴之縹囊緗紵皆所手製至今中議公鉛槧之痕
與太淑人鍼黹之迹 如新也中議公有兄早卒初議
以子密爲之後太淑人曰以次子爲兄後義未安也更
以長子後之其長子 爲子方孝廉樾與同舉于鄉者也

考之禮大宗無後小宗不得有後則長子之生卽當以
後大宗明矣而禮又曰適子不爲後之女設小宗止一
適子大宗遂無後乎 禮嘗以爲此禮家之駁文得太淑
人之言而益信矣 丁酉之官京師也攜婦子以俱太淑
人命之曰遇先世忌日及四時俗節之祭可與南中並
行而中議公以父在 未傳爲疑後以先世皆久居京師
甘其飲食於彼於此惟神所宜卒從太淑人之言蓋太
淑人雖讀書不多而所言動合禮意類如此所謂女而
有士行者非歟 子密失怙後奉慈母爲嚴師一家長幼
不敢稍踰尺寸故家庭嚴肅無嘻噓之習 尹吉餘風庶

幾勿替子密其謹守太淑人之教以修其身以齊其家
以光復文端公之德業他日家門鼎盛流播詩歌亦中
興之盛事也樾雖不及登堂而敬獻此言爲太淑人壽
其亦欣然進一觥乎若其他微言媿行不勝書亦不必
書

張母孟太夫人八十有四壽序

爲湘鄉相國作

嘗聞鄭亞之序曾昌一品集也曰周霍雖有助伐而不
知備術枚巖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未嘗不慨生才之
難雖然必有丸熊之母而後有柳仲郢之文學必有封
鮒之母而後有陶士行之勛業自古名臣得之母教者

十而八九况乃賢良射策登平津之上第雅歌投壺居
南伯之重任斯尤儒臣之榮遇衣冠之盛事也揆厥所
元其必有繇乎歲在重光協洽隲月旣望爲孟太夫人
八十有四覽揆之辰當是時普嗣子青中丞方移轉漕
之節巡撫江蘇震華鼓杖金鉞綠舳朱幃渡江而南祥
雲瑞霰應時布澤壤叟輶童咸喁喁然怨來暮歌孔迺
蓋太夫人雲橫畫幃未臻乎姑胥之臺而歡譔嘉誦播
吳下矣稽之古禮奉觴上壽非有常期以歲之正以月
之令春酒一尊祝眉梨而祈綽綽禮也國藩幸與中丞
同官江南甚願獻一言爲太夫人壽而又以鳳象龍泥

之文紫琳丹瓊之書固有識者所嗤鄙未足以侑壽觴
啟慈顏也竊因中丞之所樹立以徵太夫人之所教而
有以信吾向者之說語有之切人不媚請揚挖而陳之
可乎惟太夫人生而淑慎習禮明詩其來歸也年甫十
八贈公壽圖先生以一鬢之僞拔乎其萃入官郎著觀
政冬曹前後三十餘年太夫人以君舅君姑春秋高矣
性樂泉石憚於就養乃爲贈公置筵室焉而自留膝下
以婦代子蒸蒸色養左右無方孟筍江魚方茲未運及
贈公以萋鬢歸太夫人善遇筵室恩禮有加其所生女
撫如已出斯又樛木逮下之仁鳩鳩均平之德也素性

克儉辭隆從窳疏帳縹彼無華鎗之飾三弋苦菜之兼
珍之膳而倉粟府金以調三族僇飯壺漿及於鄰里施
而不德所謂天布也居家肅雍不嚴而理賦獲侮甬戚
守繩墨罔踰尺咫太夫人安神闈房之內優游北堂之
上不黷不指守內則之禮無非無儀遵詩人之教所謂
和調而不緣溪壑而不苛積善成德美意延年非其宜
歟然而不觀其枝之扶疏不知其根之茂也不觀其流
之澗澌不知其原之深也中丞以丁酉拔貢官比部庚
子登賢書丁未魁天下輟車四出有公門桃李之盛傑
直內廷有禁中頗牧之譽迺翔臺閣游登槐棘公才

公望自此遠矣兩河之間古曰豫州使車隸臨遂授節
鉞旗旛首望殲厥巨憝遵彼汝墳孔道夷如俄督河渠
旋總漕政維時巨波混漾決於清冷之淵乃講馮流之
法求鄣泄之宜大隄雲橫民用安枕又以海寇乘閒出
沒粵賊餘燼檠芽其間中丞棗翁姦無裨遺種淮揚
徐海安於磐石士女昌逸學校如林威械藏而俎豆布
戎亭虛而文館盈士悅其教民安其德 天子知其

才之有餘於任也於是復有撫吳之 命吳故東南一
大都會也瘡痍之後民力未復得中丞撫循之以教以
養吾知其必有豸矣歐陽子有言劉柳無稱於事業姚

宋不見於文章中丞乃文通武達兼而有之何其盛歟
昔光武中興馮勤居三公號稱任職馮母年八十每會
見敕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今中
丞以槐鼎之器配蹤元凱光輔中興視彼馮公蓋有過
焉則太夫人之盛美可知矣國藩向者之言不信而有
徵乎次公菊垞觀察以名諸生舉于鄉家居奉母垂二
十年曾以搏力之法保衛鄉里又參戎幕積軍功官一
千石將筮仕於鄂他日棠棣兩碑後先輝映東川西川
對持虎節太夫人受綠純黃玉之封極金齒鐵牙之壽
僕福貞貞虹洞無尾若然則今之所陳其猶升歌之三

終自是而閒歌合樂颯颯乎未艾也夫

汪蓮府兵部六十壽序

吾人交友其猶讀書乎中年以後博覽古今書籍蘭臺之藏龍威之秘涉獵所及不爲不廣矣然清夜不寐偶一尋繹其瞭然在心目間背誦猶得十之六七者皆童時所誦習也交友亦然士大夫通籍後交滿天下自名卿鉅公以至儒林之秀穎巖穴之幽潛接芬而錯芳指不勝屈矣然風雨之日閉戶而獨居獨居而深思所思者皆數十年前其晨夕同遊釣者也語曰先入者爲主東髮時所讀之書所交之友皆融結於肺腑之中其爲

主出久矣豈後來者所能聞乎余年十五侍先大夫讀
書南蘭陵卽主君家君長余九歲善屬文每一篇成先
大夫深賞之余時初學爲舉子業惴惴懼不中繩墨視
君之交若砥硤之與美玉然君頗不余鄙相得甚歡君
或以試事至武林則又主余家彼此年少氣盛以文酒
相娛樂跳踉大叫放飯流歎僮僕匿笑鄰里驚詫不之
顧也日月如流歲不我與離羣索居忽忽不知老之將
至余今年五十有一而君則六十矣君之子及兄弟之
子以余習於君請以一言爲壽嗟乎余何言哉君之學
則先大夫所深賞也愚不足以贊一辭也君之行和調

而不緣溪盜而不苛視人之事如已之事重然諾好施
與君之才剖豪析芒左宜而右有千緒萬端處之裕如
則鄉里之所其見僚友之所其聞又不待詹詹小言爲
之掄揚其美也余何言哉雖然竊有說焉夫自辟舉之
途廢而士惟以科目進從唐以來有然矣至明代又益
以舉人一途與進士並重我朝因之二百餘載春秋
兩閱得人爲盛士林豔稱以爲榮遇父詔兄勉若登仙
然而造物者亦遂吝惜之不輕以予人有皓首窮經而
老困場屋者焉君家爲休甯望族號素封以贊雄於鄉
十數萬矣自咸豐以來始以文學起家舉孝廉者四人

成進士者二人入詞林者一人論者謂其先世皆忠厚長者遲之又久殆將大昌其家而撥厥所原則實自君於咸豐辛亥登賢書如今夫科名之難不難於繼起而難於發端昔人所以有破天荒之喻也有開必先君其一宗之巨擘乎君嘗服官於朝供職兵部旋以故鄉離亂歸而謀安集之族黨姻婭咸倚爲重君亦力以自任爲一鄉生聚休養期於大亂之後胥匡以生暇則以經義課子其子維卿茂才亦少年能文如君曩時焉君得子甚遲而今亦抱孫矣種梓樹蓀後福固未可限量雖然切人不媚頌禱之浮詞非鄙人所施於君者也且

諸子誠欲得華言風語以悅君之耳目則輦下貴人固
優爲之何必求之江湖之孳叟哉余五十無聞不殖將
落年來以畫餅虛名叨冒講席湖山壇坫聊以自娛以
視君優游家食而利澤及人蓋不及遠甚又不止如鄉
者區區文字之工拙矣重違諸子之請又念與君訂交
最先追惟昔款不能自已於言惟願君康強逢吉自七
八十以至期頤方瞳綠髮神明不衰與故鄉父老享
聖世升平之福興之所至或扁舟薄游江浙間過我春
在草堂叙數十年前文酒譚游之樂亦何異白頭燈下
重理舊書也

李少荃伯相五十壽序

昔唐室中興子儀光弼並稱寶應功臣海內號曰李郭
雖漢寇鄧宋韓范不能望也爰暨我朝而公與侯相
湘鄉曾公左提右挈旋乾轉坤以奏中興之績一時歌
詠成功者皆以公與湘鄉公並稱曾李以配唐之李郭
自薦紳先生下逮兒童走卒異口而同辭皆曰我公今
之李臨淮也樾獨以爲不然世以臨淮比公者特以姓
氏之偶同耳夫臨淮何足以擬公哉史臣之論臨淮也
曰邛山之敗閬外之權不專徐州之陷君側之人伺隙
失律之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蓋有貶訶矣夫臨淮何

足以擬公哉以樞論之公其今之李西平乎當咸豐之
初大盜起于粵西延易乎東南名都大邑相繼隕陷湘
鄉公起義旅于楚是日湘軍公參預其閒不二年而復
安徽乃勦立淮軍號召忠義之士募擒生踏伏之卒乘
輪船越賊巢從海道而至滬考唐書李晟傳晟始事鳳
翔節度李抱玉爲右軍都將抱玉遣晟將兵五千擊吐
蕃晟日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趨
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因解靈州之圍公之始事適
與之符矣既至滬濱遂旁規江錫以斷賊援復以浦東
與浙西接壤分兵下浙西郡邑俾無後顧憂而前軍始

得薄蘇而壘昔李晟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滔與王
武俊悉收魏博之眾而來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
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於五月賊不敢逼公所遭
艱難辛苦殆視此有加矣姑蘇既平東南之大局一振
賊之負隅于金陵者不能自固戮罪奔觸剗殄無遺江
浙底定至于閩越 朝廷以南服之無虞而中原羣不
逞之徒猶未靖也燒掇焚杆民無定居震驚畿輔遠及
秦隴於是乎又有北征之命公先是已籌畫兵食選士
庀材磨厲以須矣奉命之後發如雷電動如風雨莫當
其前莫蓋其後故前茅未舉而賊餒已燔昔李晟在定

州奉詔赴難張義武欲沮之晟以愛子爲質不惜良馬
玉帶以啗其意卒以成行遂殪朱泚公之慷慨誓師鼓
行而北意氣之盛亦何媿古人乎公旣北行轉戰齊魯
燕趙之郊營於運河西隄進扼膠萊河以蹙賊於海隄
蠢茲羣醜若入乎囊中禽獮而草薶之三輔又安

兩宮慰勞羣公卿士動色相慶唐德宗曰天生李晟
爲社稷萬人也公之謂矣 天子知公威望之重爲

遣人所敬服故雖已參知政事而仍使節制畿甸折衝
萬里倚若長城唐德宗用張延賞之言疑將帥生事邀
功不從晟討使渾瑊與吐番尙結贊同盟于平涼卒爲

所劫蓋外裔無信多詐自昔然矣公主持中外大計閭
閻侃侃不苟異不苟同嘗曰亦須略論是非未可專論
利害議者壯之李晟遭德宗昏闇故雖位至將相而不
得行其志今 天子冲齡神武同符 聖祖行

見 親御魁柄委重於公東西南北無思不服雖海
外蒙竒兜勒之國無不喁喁然同我太平奉我正朔於
以耀華名於玉牒勒鴻伐於金冊又豈特如西平而已
乎史稱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
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所事長於應變斯言
也即可爲公誦之又曰作善遺慶父子兄弟皆以功名

始終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準斯以言公之祥源福緒蓋未有艾也樾於公爲詞館後輩而甲辰之歲又倖與同舉於鄉叨附同歲生之末然初不相識庚戌會試後公問於湘鄉公曰今科得人乎湘鄉公舉樾名以告公心識之後撫江蘇遇江浙同年必問樾所在遂延主紫陽書院講席嘗謁公金陵相見甚歡次日親詣樾小舟促膝情話移時乃去自惟江湖散人獲與名世大賢有一日之雅終身榮之昔湘鄉公六十生日樾以文爲壽舉湘鄉素所心折之諸葛武侯陸忠宣范文正司馬溫公度長絜短自附於方人之于貢今我公五十

生日樾其能已於言乎是以又有李西平之說儻淵鄉
公聞之必將莞爾而笑曰賜也賢乎我則不暇也

其二

爲應放齋同年作

同治建元之十有一年定三革偃五兵光融天下均禧
于九垓而適於正月之五日爲伯相合肥李公五十生
辰海內士大夫胥含和而頌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
人歌功事列於雅若我公者恬波於沸水之中靜浸於
稽天之下其造福黎萌者虹洞而無端厓天之報之千
祿百福豈有旣歟咸願爲文以張之爲詩歌以永之而
若寶時者則尤不可無說於處此何也公之功在

社稷名在四裔利澤在天下萬世此人人所能言不待鄙言爲之矜飾也惟公之旋乾轉坤撥亂反正成此巍巍之功實以上海一隅爲樞紐在咸豐之季東南險阻自大江以南名都鉅邑曾無藩籬之固而公勅立淮軍招集忠勇材智奇俠之士數十輩募果毅之軍數百人乘輪船摩賊壘霆砰電射龍騰鳳矯而至於滬濱當是時寶時適從事於滬實親事公於行間竊見公剖豪析芒部分如流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寶時奉令承教仙仙侃侃懼不稱任使有負知遇之厚公教之誨之每賜書翰親命筆札洋洋焉纏纏焉多至五六紙長至數千言

其於籌畫兵食相度事機駕馭遣人料量賊勢猶燭照而數計也昔周公之數七順也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德助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公之舉事實兼此七順故所至之處野無橫陣地靡堅城乘勝逐北神兵電掃蓋自蘇臺告復而東南之大局一振矣又分兵下閩浙邊郡而賊之蟄於金陵者趨趨駉駉不能自固齊斧一麾渠魁盡殪威械藏而俎豆布衝棚息而輜軒騁慄慄黔首復覩漢官威儀公之功也天子念東南既平而中原捻勢猶熾爲封狐雄虺以蠶食我赤子廟堂以一夫不獲爲

已憂於是又有北征之命公乘黃鉞建華旗鼓行而北
周歷乎齊魯燕趙之郊西至乎秦蜀風纏露沐不遑啟
處虓怒之旅如虎如螭師之所向無不靡披未及二年
緞大風於青邱之澤誅鑿齒於疇華之野譬之猶舉炎
火以燔蜚蓬傾滄海以沃漂炭振旅愷入于京師告成
功於北闕下 兩宮慰勞舉朝誠和所謂千載

一時者也其勛業之盛邁唐之李郭越宋之韓范遠矣
方今 天子倚公如長城故以參知政事而仍寄以
保釐之任詩有之曰樂只君子庶天子之邦傳曰殿鎮
也夫王畿之重豈可無重臣以鎮撫之乎公節制畿臺

乃古所謂殿天子之邦者其下云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此乃善頌善禱之詞然則海內士大夫欲爲文以張之
爲詩謔以永之其亦詩人之義乎至於公之敷歷艱難
深惟終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夏
抱火而冬握冰左執纓而右搏虎有丹不奪赤石不奪
堅之定力有平則慮險滿則慮謙之深識有目上於天
耳下於淵之明智此他人所不知知之不能盡而惟寶
時知之獨深故當公縣弧之辰不敢以常詞獻惟祝公
延洪納祉山崇川增以佐 聖清之景運使風車火
徹之民咸喁喁然有中國相司馬之慕此天下之福而

實時亦與焉者也謹於三千里外舂糲餽奉觴上壽而以此言爲之先

吳平齋觀察六十壽序

同治建元之十載老友退樓吳君行年六十有一矣諸同人以君舊歲六十生日猶在五五之中未得以一觴爲壽乃謀於今歲登君之堂酌此大斗以祈黃耆禮也君固辭不許樾曰此古禮也君何辭焉古人紀年之法與今人異今人一歲則增一年古人則必踰歲後及所生之日而後增年是以絳縣老人生於魯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凡七十四年而傳曰七十三年者蓋

老人之生也於夏正月甲子朔在周正爲三月甲子朔
至魯襄三十年三月癸亥始得七十四年而此則二月
癸未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未足者四十日故尙稱
七十二年然則以古人紀年之法論之君今年六十有
一乃眞六十也其稱慶不亦宜乎雖然樾竊不知諸君
子何以壽君夫風語華言壞璋而連狝豈友朋切直之
誼哉君前服官於吳有惠政未究厥施人感惜之有令
子廣庵觀察以名進士秉鞭而作牧天殆使之成君未
竟之志乎樾山中人與聞世閒之事此固非所論也
惟見君數年來夷然曠然不以外物滑其天和室以內

琴書雅潔無塵璫之累庭以外花木蕭疏有窈窕之致
閉門却掃不通俗客惟與知己數輩不衫不幘笑傲其
間性嗜古蓄齊侯罍二左抱而右擁是稱抱罍生積金
石文字數十卷銅摹而精刻之手爲題跋考其本末訂
其異同是稱二百蘭亭齋金石文字藏秦漢以來公私
印章不下千餘亦摹而鏤之版以詒好古之士夫天下
之物莫壽於金石而金石又託君之書以壽於世然則
君之壽豈有涯歟方君稱觴之日樾適在西湖記經精
舍廊樓不獲廁諸賓之末因書此言以獻其前所陳明
補祝六十壽之合乎古禮其後所陳見君之頤性養壽

者固自有在而越之所以祝君者亦非尋常盤悅之詞也

春在堂禱文二